

“我老儿子”

朱宜尧（黑龙江佳木斯，国企职员）



我害怕的事情终要发生了。去医院前，先给在医院护理的姐姐打了电话，姐说：“你咋还不来呢？”声泪俱下的声音，从电话里传来，像巨大的电流击中了我最柔软的神经。我哭着跑去了医院，见到眼睛红肿的姐姐，泪，更汹涌了，一直在流，流得我无法控制。

直到母亲走后的一个月，我经常从梦中哭醒，发现自己伤心不已。我坐起来，深呼吸，告诉自己别再伤心了，喝杯水，稳定了情绪，才渐渐有所缓和。

老话讲，“老儿子，大孙子，老太太的命根子”。我是母亲的老儿子，母亲向来对我疼爱有加，母子连心啊！

小时候，家穷，靠母亲缝活来填补家用。母亲一坐就是一小天，除了做上一口饭，全部时间都用在了缝活上，就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舍不得，憋得受不了了，才去。

母亲缝活用线极其节俭，我们身上穿的毛衣毛裤都是母亲节俭下来织成的。母亲又特别心灵手巧，为姐姐组织了一件毛衣我至今还记得，毛衣的前襟就像一个个苞米粒，中间是黄色的，周围是天蓝色的。那样的年代能有一件这样的毛衣穿起来特

别地骄傲。

我经常在一旁看母亲缝活，也经常被母亲使唤拿这拿那。时间长了，我会不情愿，耍点小脾气。母亲说：“我老儿子可勤快了！”就这一句，又乐颠颠地为母亲取这送那了。后来，渐渐长大，上了小学，读了中学，去了外地读书，母亲再没叫过我老儿子，这话好像“难以启齿”了，再也叫不出口了。直到母亲患病，有天坐在轮椅出行，我推着她，从六楼的电梯下来，母亲说：“我老儿子知道妈老了，为我买了带电梯的楼……”就这一句，我的泪水静静地流了下来……

母亲最挂念的就是她的老儿子。在走的前一天，意识还清醒的母亲握着我的手，细弱游丝地说：“今后不要脾气太大，对身体不好，人总要知足，妈这辈子知足了。”她知道我这些年的付出与辛苦，身体又经过一场大手术，听到这，我眼泪纵横。

那年我的工作陷入僵局，我不想再这样混下去了，下了海，开始经商。除了母亲没表态，一家人都反对，为这事，我是抹着眼泪出的家门。

我一边上班，一边跑业务，爱人又一

天两趟回家给孩子喂奶。母亲看出我铁了心了，便搬过来照顾刚刚出生的老孙子，没想到，这一照顾就是几年，拖累了母亲，也加速了母亲的病情。母亲没有怨言，天天做饭、买菜、洗衣、看孩子。商店开业最初的一年，我几乎夜里很少回家。家里里外外，全靠母亲了。出了学校门，就进了社会的大门，很多事情不懂，加之生意难做，母亲又跟着上火，那些年母亲没少跟着操心。

孩子上了学校，母亲才脱身。这一晃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。

母亲做了好吃的，总要打来电话，其实我们三口人也经常去她那里，每个周末都要去的。有一天，她打电话说晚上还要去她那里吃饭，因为商店事多，我拒绝了母亲。母亲有些伤心，说她住的地方老楼又黑又脏不招人待见，做了饭也没人吃。听了她的话，我立马关了店，携爱人和孩子去了她的住处。一进屋，一桌子的菜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姐姐说是因为我的生日。我算了算可不咋地，因为太忙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生日。

我的生日，更是母亲的苦日，母亲怎能忘记！她时时刻刻，都把老儿子的事情惦记在心上。如今，眼见得日子好了，母亲却走了。从母亲患病，我的身体也出现了异常，吃点饭，肠胃就堵得慌，我有时就想，我和母亲的恩情不光是母子连心，更是母爱牵肠呀！

母亲走后的这段时光里，我夜不寐、茶不思、饭不想、文无绪，时至今日我才提起笔来，写下了纪念母亲的文字，希望天国的母亲安好，希望那里只有快乐，没有烦恼。

母亲走了，再也感受不到一针一线的温暖了，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饭菜了，再也听不见叫我“老儿子”的骨肉亲情了，再也感受不到有妈在家的温馨了……

写到这，止不住泪如雨下。就此别过。